

縮印百衲本
二十四史

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

二十四史是一部浩瀚的史料，也是一部中國歷史的百科全書。在清代之前，沒有二十四史之稱，只有十七史或二十一史。到了清乾隆翻刻這一套浩瀚的史料時，才於「二十一史」之外，加入了舊唐書、舊五代史和他們自己編輯的明史，合成了二十四史。這部二十四史在將近二百年間翻印了許多次，很容易得到。這部清代編的二十四史，校正了明代監本二十一史的許多錯誤，並且每卷附有相當詳細的考證。但有一個很大的缺點，把它的許多好處都抵銷了，那就是用清代的政治觀點，把古代的歷史任意地加以竄改。他們翻刻或編輯許多書籍的主要目的，就在於爲了鞏固他們的統治，把中國古代傳下來的書籍，有組織、有計劃的加以竄改。這個竄改工作到了乾隆時代的翻印二十四史和編纂四庫全書而到了頂點。我們今天見到的所謂四庫底本，有許多種是被塗改得面目全非的。像明陳震撰的渚山堂詞話那樣的一部小書，也被塗抹得不像樣子。有的詞只賸下了半首，有的文句乾脆地被刪去，把下一句逕行接了上去，弄得前言不對後語。他們對於二十四史，當然是更要着意用心地加以竄改了。像南齊書、宋史、元史等書，缺頁、缺文和竄改的地方是很多的。

在一般文字上，清代的「二十四史」，是要比明代監本校勘得仔細些，但仍有不少的錯誤和疏漏處。像史記的三家注，明代監本竟刪去集解四百九十九條，索隱六百一十三條，正義八百三十七條，一共刪去一千九百四十九條（節刪的還不計算在內）。其疏妄可謂駭人。清代殿本的史記把它們大部分補入了，自然要比明監本好，但仍脫落正義等注一百多條，還不是一部完整的書。所以，把清代殿版的「二十四史」作爲「定本」，是不能放心的。

一九一一年以來，禁網既弛，善本日出，讀史的人，就有比王鳴盛、錢大昕和趙翼更好的機會

來校訂這部浩瀚的「二十四史」。商務印書館在張元濟先生的主持下，於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七年，完成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重印工作，用最早、最好的各史版本來發清代殿本二十四史的任意竄改之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業，對於科學工作者們有很大的幫助。我們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家是要站在最穩固的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之上來從事於研究工作的。重印最早的最好的版本的歷史書籍，不是從迷古、崇古、信古的觀念出發，乃是從要取得最好的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上着想的。我們要從古人那里吸取養料，作為科學研究的資料，而絕對地不是玩物喪志，或無端地發思古之幽情，或盲目地認為越古越好，古本就毫無錯誤的。不，古本是有錯誤的。明代監本「二十一史」不是要比清代殿本「二十四史」錯誤更多麼？這部「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原本，不僅選取了最早的本子，同時也注意到選擇最好的最可靠的本子。這就是這個本子在今天有需要重印「縮本」的原因。

當然，這個百衲本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的。像因底本模糊，間有描潤致誤之處，或底本殘破，用他本填補，而沒有註明白底本和他本的補缺的所在等，頗減低了些嚴肅的科學的可靠性。很可惜這個縮印本沒有來得及把那些缺點糾正過來。原本凡八百二十冊，要佔一個牆面。這個縮印本只有十六開本的二十四冊，排列半個書架就夠了。這對於科學研究者的翻檢是很方便的。我們應該歡迎這部縮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日鄭振鐸序

前序

昔司馬溫公嘗言，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訖，隋正史，並南北朝，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章實齋又言，通鑑爲史節之最粗，而紀事本末又爲通鑑之綱紀，奴僕嘗以此不足爲史學，而止可爲史纂史鈔。由是言之，爲學不可不讀史，尤不可不讀正史。正史彙刻之存於今者，有汲古閣之十七史，有南北監之二十一史，有武英殿之二十四史。南監本多出宋元舊槧，汲古開雕，亦稱隨遇，宋版精本考校，然今皆不易致。兩監覆刻，校勘未精，訛舛彌甚，且多不知妄改，昔人久有定評。今世之最通行者，莫如武英殿本。數十年來，重梓者有新會陳氏本，有金陵、淮南、江蘇、浙江、湖北五局僑配汲古合刻本，活版者有圖書集成局本，石印者有同文書局本，有竹簡齋本，有五洲同文局本，先後繼起，流行尤廣。惟是殿本校刻，雖號精審，而天祿琳琅之珍祕，內閣大庫之叢殘，史部美不勝收，當日均未及蒐討。僅僅兩漢三國晉隋五史，依據宋元舊刻，餘則惟有明兩監之是賴。遷史集解，正義多所芟節，四庫提要羅列數十條，謂皆殿本所逸，若非震澤王本具存，無由知其妄刪。然何以不加輯補？琅邪章懷兩漢舊注，殿本脫漏數字，乃至數百字不等。宋嘉祐時，校刊七史，奉命諸臣劉范曾、王皆，續學之士，篇末所疏疑義，備極審慎，殿本留貽，不逮其半。實則淳化、景祐之古本，紹興、眉山之覆刻，尙存天壤，何以不亟探求，任其散佚，是則檢稽之略也。後漢續志，別於范書，殿本既信爲司馬彪所撰，而卷首又稱劉昭補志，且併爲百二十卷，廁八志於紀傳之間。國志鼎立，分卷各殊，殿本既綜爲六十五卷，而三志卷數，又仍各爲起訖。其他大題、小題之盡廢舊式者，更無論矣。是則修訂之歧也。薛氏五代史，輯自永樂大典及其他各書，卷數具載原稿，乃鈔版之時，悉予刊落，後人欲考其由來，輒苦無從循溯。又諸史均附考證，而明史獨否，雖乾隆四十二年有考覈添修之詔，而進呈正本，迄未刊布，且紀志表之百十六卷，猶從蓋闕。是則纂輯之疏也。蜀臣

關羽傳自陳壽，忽於千數百年後，強代秉筆，追謚忠義。薛史指斥契丹，如「戎王」、「戎首」、「獯豨」、「賊寇」、「僞命」、「犯闕」、「編髮」、「犬羊」等語，何嫌何疑，概爲改避。又明修元史，洪武二年，先成本紀三十七，志五十三，表六，傳六十三，目錄二，翌年續成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又六，釐分附麗，共成二百一十卷。一見於李善長之表，再見於宋濂之記。殿本則取先後成書之數，併爲一談。李表既非原文，宋記復失存錄。是則刪竄之誤也。南齊巴州之志，桂陽，始興二王之傳，蜀刻大字，曾無闕文，果肯訪求，何難拾補。然此猶可曰孤本罕見也。宋孝宗之紀，田况之傳，至正初刊，均未殘佚，而何以一則竄合二字，充以他葉，一則脫去全葉，不考文義，然此猶可曰初版難求也。金史禮儀志，太宗諸子傳，初印凡闕二葉，嗣已出內府藏本校補矣；而後出之本，一乃補自他書，一仍空留素紙。其他少則一二句，多至數行，數十行，脫簡遺文，指不勝屈。猶不止此，闕文之外，更有複葉，如宋史卷三十五之孝宗紀，元史卷三十六之文宗紀是。複葉之外，更有錯簡，如元史卷五十三之曆志是。此則當日校刻諸臣，不能辭其麤忽之咎者也。長沙葉煥彬吏部語余：有清一代，提倡樸學，未能彙集善本重刻十三經，二十四史，實爲一大憾事。余感其言，慨然有輯印舊本正史之意。求之坊肆，勺之藏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每有所覩，輒影存之。後有善者，前即舍去。積年累月，均得有較勝之本。雖舛錯疎遺，仍所難免，而書貴初刻，洵足以補殿本之罅漏。誦校粗畢，因付商務印書館用攝影法覆印行世。縮損版式，冀便巾箱，真面未失，無慮塵葉。或爲有志乙部者之一助歟。

一九三〇年三月朔日海鹽張元濟

後序

清初設館修史，高宗既立，成明史，命武英殿開雕，至乾隆四年竣工。繼之者二十一史，其後又詔增劉昫唐書，與歐宋新書並行；越七年，遂成武英殿二十三史。四庫館開，諸臣復據永樂大典及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哀輯薛居正舊五代史，請旨刊布，以四十九年奏進，於是「二十四史」之名以立。按乾隆元年，詔頒二十一史於各省會及府、州、縣學，綜計當需千數百部，監本刊敝，不堪摹印，度其事必未能行，故有四年重刻之舉。高宗製序，亦有一「監本殘闕，併勅校讎，以廣刊布」之言，是始意未嘗不思成一善本也。遷史、歐書，人爭誦習，天水舊槧，詎乏貽留，且宋、遼、金、元相去未遠，至正洪武初印原本，尤不至靡有孑遺，乃悉舍置不問，而惟踟躕於監本之下，因陋就簡，能無遺憾。在事諸臣，既未能廣事蒐求，復不知慎加校勘，佚者未補，譌者未正，甚或彌縫缺失，以贗亂真，改善無聞，作偽滋甚。余已一一指陳，疏諸卷末，非敢翹前哲之過，實不欲重誤來學也。劉、薛二史，幾就消沈，並予闡揚，堪稱盛舉。余於聞人舊刻，更得其紹興祖本，雖僅三分有一，要亦人間未見之書。所惜者，薛史散亡，難窺真相。曩聞贛南故家，尙存殘帙，幾經烽火，早成劫灰。而南京路轉運司之鈔本，流轉於嶺南、江左之間，若存若亡，莫可蹤跡。不得已而思其次，乃以大典注本承之，抑亦藝林所同憾矣。景印之始，海宇清寧，未及兩年，戰氛彌布，中更闢北之亂，抱書而走，亂定掇拾，昕夕無間。先後七載，卒底於成。世之讀者，猶得於史學衰微之日，獲見數百年久經沈霾之典籍，相與探本而尋源，不至爲俗本所眩瞶，詎不幸歟！國立中央研究院、北京圖書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網羅珍籍，不吝通假，常熟瞿君良士、江安傅君沅叔、南海潘君明訓、吳縣潘君博山、海寧蔣君藻新、吳興劉君翰怡復各出所儲，以相匡助。亦有海外儒林，素富藏弄，同時發篋，遠道置郵，使此九仞之山，未虧一簣。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撫茲編者，幸同鑒焉。

一九三七年二月立春日海鹽張元濟

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總目

史記	宋慶元黃善夫刊本	第一分冊	頁一至一〇八
漢書	宋景祐刊本	第二分冊	頁一一〇至二〇九
後漢書	宋紹興刊本原闕五卷半以元覆宋本配補	第三分冊	頁二五一至三一
三國志	宋紹熙刊本原闕魏志三卷以宋紹興刊本配補	第四分冊	頁四一一至四一三
晉書	宋本原闕載記三十卷以他宋本配補	第五分冊	頁四八三至五三三
宋書	宋蜀大字本闕卷以元明遞修本配補	第六分冊	頁五六九至五八八
南齊書	宋蜀大字本	第七分冊	頁七〇八至七六八
梁書	宋蜀大字本闕卷以元明遞修本配補	第七分冊	頁七六一至七六九
陳書	宋蜀大字本	第七分冊	頁八一〇至八二〇
魏書	宋蜀大字本	第八分冊	頁八三二至八八二
北齊書	宋蜀大字本闕卷以元明遞修本配補	第九分冊	頁八八三至九〇〇
周書	宋蜀大字本闕卷以元明遞修本配補	第九分冊	頁九〇〇至九四四
隋書	元大德刊本	第九分冊	頁九四四至一〇〇八
南史	元大德刊本	第一〇分冊	頁一〇〇八至一〇七三

北史	元大德刊本	第一分冊	頁二五五至三七五
舊唐書	宋紹興刊本闕卷以明聞人銓覆宋本配補	第一二分冊	頁三九〇至四一〇
新唐書	宋嘉祐刊本闕卷以他宋本配補	第一三分冊	頁五四一至五七一
舊五代史	原輯永樂大典有注本	第一四分冊	頁七〇三至七四一
五代史記	宋慶元刊本	第一四分冊	頁八〇〇至八〇二
宋史	元至正刊本闕卷以明成化刊本配補	第一五分冊	頁八四〇至八四三
遼史	元至正刊本	第一九分冊	頁一四六至一五五
金史	元至正刊本闕卷以元覆本配補	第一九分冊	頁四二一至四二五
元史	明洪武刊本	第二〇分冊	頁四七四至四九二
明史	清乾隆武英殿原刊本附王頌蔚編集考證擿逸	第二二分冊	頁五九三至六一八

史記集解序

裴駙

裴駙字龍駒河東聞喜人宋中郎外兵曹參軍父松之子出期太中大夫注三國志宋書父子同傳。正義曰裴駙採九經諸史并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而解史記故題史記集解序序緒也孫炎云謂端緒也孔子作易卦子夏作詩序之義其來尚矣

班固有言曰

其作史記所採之書兼論其得失故裴駙此序先引之爲說也按固字孟堅扶風人後漢明帝時仕至中護軍祖緝潁川太守父彪徐令續太史公書

司馬遷

正義曰字子長左馮翊人也漢武帝時爲太史公書

據左氏國語

史左丘明作傳合三十篇

采世本戰國策

索隱曰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已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也戰國策高誘云六國時縱橫之說也一曰短長書亦曰國事劉向撰爲三十篇名曰戰國策按此是班固取其後名而書之非遷時已名戰國策

漢春秋

索隱曰漢太中大夫楚人陸賈所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

其後事訖于天漢

公所記迄至武帝天漢之末

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

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

之赤反音

抵牾

索隱曰抵音丁禮反牾音吾故反抵者觸也牾亦糾相抵觸之名按今屋梁上糾柱是也

糾編謂之牾下編謂之抵抵牾言其參差也

亦其所

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

數千載間斯已勤矣

正義曰言作史記採經傳百家之事上下二千餘年此其甚勤於撰錄也

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

索隱曰周公孔子之言周孔之教皆宗儒尚德今太史公乃先黃老崇勢利是謬於聖人。正義曰太史公史記各顯六家之宗黃老道家之宗六經儒家之首序游俠則退處士述貨殖則崇勢利處士賤貧原憲非病夫作史之體務涉多時有國之規備陳臧否天地理咸使該通而遷天縱之才述作無滯故異周孔之道班固詆之裴駙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漢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謹寫史記少加異者不弱即劣向更非則史記乃是後士安非前賢又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馬遷引

論大道

父致意班固父脩而蔽之優劣可知矣

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正義曰大道者皆稟乎自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黃帝老子遵崇斯道故太史公論大道須先黃老而後六經

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

索隱曰游俠謂輕讓之輩也游從也行也俠挾也持也言能相從游行挾持之事又曰同是非曰俠。正義曰姦雄姦猶雄

述貨殖

正義曰殖生也則崇勢利

此其所蔽也

司馬遷不達理也

然自劉向

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

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

索隱曰

俚音里

劉德曰惺即鄙也崔浩太世有鄙惺之語則惺亦野也謂詞不鄙惺其文直其事

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駟以為

固之所言世稱其當正義曰駟音因當音丁浪反裴駟以班固所論

司馬遷史記是非雖時有紕繆索隱曰紕音匹

亦作惺固之言實勅成一家正義曰

實編勅成一總其大較索隱曰較音角較猶略也則大較猶言大略也○正

義曰較信命世之宏才也索隱曰按孟子云五

有名世者趙岐曰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此言

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

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質真偽

舛雜正義曰質音茂舛音昌轉反言世之迷惑淺識之人或定彼從此本更相貿易真偽雜亂

不能辯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

為音義正義曰作音義十三卷裴駟為注載入百三十篇具列異同

兼述訓解正義曰徐作音義具列異同之本兼述訓釋也粗有所

發明而殊恨省略索隱曰殊絕也左傳曰斬其木不殊言絕恨其所撰太省

略正義曰聊以愚管索隱曰按東方朔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皆喻小也

然此語本出莊子文今大愚管者是駟增演徐氏

謙言己愚陋管見所識不能遠大也

正義曰演音羊善反增益也采經傳百家并先

言裴駟更增益演徐氏之說

儒之說正義曰採取也或取傳說採諸子百家兼取先儒之義先儒謂孔安國鄭玄服虔賈逵等是也一言百豫是有益悉皆抄內正義曰並採經傳之

家廣其非說有裨益史記蓋抄內其中抄音楚交反刪其游辭取其要實

諸家浮游之辭取其精要之實或義在可疑則

數家兼列正義曰兼列數家之說不同各有道理致生疑感不敢偏棄故皆兼列

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索隱曰按劉孝標以為于瓚非也據何法盛書于瓚以穆帝時

為大將軍誅死不言有註漢書之事又其註漢書有

引祿秩令及茂陵書然彼二書亡於西晉非于所見

也必知是傳瓚者按穆天子傳目錄云傳瓚為校書

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即當西晉之朝在于之

前尚見茂陵等書又稱臣者以其職典秘書故也瓚

音瓚岸反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

漢書音義正義曰漢書音義中有全無姓名者以爲無名義今有六卷題云孟康或云

服虔蓋後所加皆非其實未詳指歸也時見微意

有所裨補正義曰見音賢反時見己之微意亦有反裨益也裴氏云

益也譬嘒星之繼朝陽索隱曰嘒微小貌也詩

言眾無名微小之星各隨三心五獨出在東方亦能

繼朝陽之光嘒音火慧反朝陽日也嘒星繼朝陽喻

已淺薄而飛塵之集華嶽正義曰西岳華山極

輕小如飛塵之集華岳亦能成其高大管子云海材濠

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華音故化

反又以徐為本正義曰徐廣音義辨諸家異同故以徐為本也號曰集

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正義曰有未詳審之而妄解說也人心不同正義曰言人心既不同所見亦殊別也聞見

異辭正義曰耳聞目見心意既乖其辭所以各異也班氏所謂疏略

抵牾者依違不悉辯也索隱曰裴氏言今或依違不復更辯明之

愧非肯臣之多聞索隱曰依之違之周公綏之

大夫曰季名曰胥臣按國語稱晉文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又胥臣對文公黃帝二十五子及也豫皆八等事是多聞也

子產之博物索隱曰鄭卿公孫僑字子產按左氏傳子產聘晉言晉侯之疾非實沈臺駘之崇乃說飲食哀樂及內官不及同姓則能生疾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妄言末學燕穢舊史

豈足以闕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索隱曰闕預也畜德謂積德多學之人也裴氏謙言已今此集解豈足闕預於積學多識之士乎正是與望聖賢勝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愈於論語不有博奕者乎之人耳

建安黃善夫刊
于家塾之敬室

史記集解序



補史記序

小司馬氏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為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迄于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叙

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為功因循者易為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為書表題目莫不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烟誠事廣而文

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叙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邦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並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即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

補史序

不闕何為蓋闕伯陽清虛為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并今宜柱史共縑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踏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龐踈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然其網絡古今叙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亦頗加

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謝頴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陞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並更申而述之附于眾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具條于後至如徐廣唯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駙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羣書專取

補史序

經傳訓釋以為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也今輒採按今古仍以裴為本兼自見愚管重為之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並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既補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

史記補史序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

學士河內司馬 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
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
其褒貶覈實頗亞於立明之書於是上
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
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
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

史記索隱序

勦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屬彙先據左
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
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錯
綜隱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
難究詳矣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
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
唯恐卧良有以也逮至晉末有中散大
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
宋外兵叅軍裴駙又取經傳訓釋作集



解合為八十卷雖粗見微意而未窮討
論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作音義三
卷音則微殊義乃更略爾後其學中廢
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
達學宏才鉤深探曠又作音義二十卷
比於徐鄒音則具矣殘文錯節異旨微
義雖知獨善不見傍通欲使後人從何
准的貞諛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
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踈遺
義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
多實為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
探求異聞採撫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
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重為述贊凡三
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
亦欲以貽厥孫謀云

史記索隱序

史記索隱序

史記索隱後序

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間殘缺蓋多或訪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徵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既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采眾賢羣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

史記後本

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舊俗風謠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為註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一十卷唯記諸本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駙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註本合為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尚奇義則罕說隋秘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

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李昉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自觀之初奉勅於弘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二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秘寶故其學殆絕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觀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自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唯曰千載古良史難更然因退撰音義重作贊述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

史記後本

轅於司南也凡為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史記正義序

諸王侍讀宣義郎守右清道

率府長史張

守節 上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撫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暨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

史記正義序

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裴駰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揚雄皆稱良史之才況墳典湮滅簡冊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兩漢文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觀採評史

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傍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濟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秘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厥子孫世疇茲史于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

史記正義序

三

史記正義序